



■ 图片故事

# 我曾参加筹建中国书协

□ 马锐 文/图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，正是我年轻精力旺盛的时候，也是我学习中国传统书画篆刻着魔的时期。当时我有个亲戚与著名画家李苦禅的弟子苏友中、曹克家弟子方工、肖像画家中央美院教授李琦、书法家马悦等前辈非常要好，所以我有幸与他们接触，并向他们学习。再后来，我荣幸的接触到了更老一代的书画艺术家，我在书画界的面儿就更宽了。当时我接触的书画界老一代有：孙墨佛、肖劳、大康、王遐举、启功、周而复、任率英、黄均等，领导层的有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，并且经常参加魏传统领头举办的国内大大

小小的笔会及书画研究。说来也巧，当时书法家马悦老师，跟我的名字相近，我叫马锐，他叫马悦，只是左边偏旁不一样。他是我学习书法、篆刻时比较早的一位老师，也是当时活跃在北京书画界很有影响力的一位老师。他不但对我的书法、篆刻进行深入浅出的指导和教诲，还经常带我去开阔眼界，见一些国家级的领导和名家，比如，已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楚图南、中国文联主席周扬、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钱昌照、齐白石小女儿齐良芷等。那时，马悦老师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院工作，与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、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

陈乔在工作和私人关系上都非常好。还听他说起，文革期间，历博为了保护一批老书画家——用现在的话说，都是一些重量级的泰斗人物，特将他们请到历博，为国家保住了这批书画名家，其中有：李苦禅、潘天寿、李可染、黄胄等。正好，那个时期国家也在弘扬中国的传统书画，有这样的先决条件，加上老师同中国文联、文化部的柳倩等老一代书画界名人联系甚密的缘故，我更是如鱼得水，为这些名家们干事我总是不遗余力的。记得当时老师说，中国文联主席周扬那儿有大量群众来信，呼吁一些群众团体应该恢复和建立。周扬等感到成立一个“全国性

书法之家”已经势在必行。记忆中，当时有我认识的柳倩、谢冰岩、李长路，他们也参加了书协筹建工作，舒同、赵朴初、沙孟海、启功等都是领导和组织者。很快，在1979年，文化部正式受命柳倩先生组织筹建中国书法家协会，那时柳倩先生曾多次来到历博与领导们商量筹建书协的工作。据我回忆，当时历博的地方很大，又有空余的展览厅，很适合做书画展览之用。所以，柳倩先生特来历博请副馆长陈乔帮忙，正是这样，我有幸参加到了筹建中国书协的工作中来。我经常自己骑着自行车，前往家住月坛北街工商银行后面的六层红楼小区内的柳倩先生家，

帮助书协筹建组到北京的各个地方取送文件传递信息，张爱萍、谢冰岩、李长路等先生的家是我经常会去的地方，也去过在东堂子住的沈鹏家送过信件。后来，经文化部、文联与历博领导们的沟通，于1981年4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成功举行了“历代书法展览”，展出了当代著名书法家作品及部分古代碑帖墨迹，展出非常成功。1981年5月5日至9日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，舒同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届主席，赵朴初、沙孟海、启功、周而复、林林、朱丹、陈叔亮为副主席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接见了参会代表。

■ 午报情缘

## 我与午报的“情缘”

□ 孔令冬

与劳动午报“结缘”时，正处于工作迷茫期。褪去了“菜鸟”的青涩，每天淹没在重复的日常工作中，奋斗的动力和目标也开始变得模糊和不确定，怎么能延续工作激情、为职场生活“保鲜”呢？在去同事那儿沟通工作时，偶然看到打开的劳动午报，不自觉地看了一眼，噢，是个人物报道，再细看下去……直到同事喊了几次，我才从文字中回过神来。哇，原来工作可以这样做呀！工作闲暇时找来以前的午报，一期一期的看下去，慢慢的了解到，原来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，在一个岗位或单位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。怎么把重复的工作做出彩？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？在工作岗位奉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？他、她……他们的事迹解开了我的困惑，午报的那些铅字带我走出迷雾，给出了我所寻找的答案。岁月流淌，有时候，缘，真的妙不可言。从不曾想，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，我还能与午报有更进一步



的接触——成为特约通讯员。八月份，劳动午报社在北京电力建立了记者站，作为第一批特约通讯员，我的感觉好像是与从未谋面的朋友初见，可又像是与久违的朋友重逢。那种真实又虚幻、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还是第一次体味到。作为读者，以前只是随意的翻看午报，副刊、聊吧、人物、新闻……各种板块的丰富资讯是关注的重点。而当我作为半个新闻人再次拿起劳动午报时，心中有了从未有过的厚重感和敬畏感。报纸的定位、理念、版面设计、新闻采访……在各种学习的同时，也对午报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深刻的了解。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、贴近实际，作为多年的读者和通讯员新兵，我想我能做的，除了对午报一如既往的关注外，更要积极地采写一线的鲜活事迹，报送更有价值有特色的新闻稿件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电力企业和电力职工，传播更多的电力正能量。秋意渐浓，缘在延续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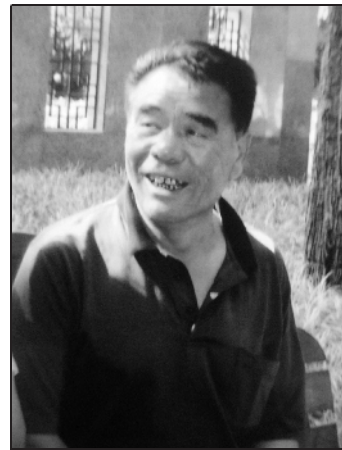
■ 家庭相册

## 难忘二哥马玉海

□ 马仲清 文/图

马玉海二哥无常（去世了）。朝外三里丰社区、雅宝里社区的不少居民感到吃惊和惊讶：他身体那么好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马玉海的大妹妹马淑清告诉我：“2008年，二哥就感到胃不太舒服，一直没当回事。今年六月份，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胃癌，住院抢救治疗，后因癌细胞扩散，7月17日早晨与世长辞，享年72岁。”我和马玉海是邻居，昔日他住朝外观音寺，我住南下坡，相距七八十米。他有几件事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登台演唱评剧，厂文艺活动的骨干。马玉林、马玉海、马淑清哥三个都在京棉二厂工作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京棉二厂的文体活动非常活跃，二厂有一支业余评剧表演队，经常演出评剧，给职工带来欢乐。马玉海文艺表演天赋很强，他喜欢魏荣元、马泰等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的唱腔唱段，不少著名的唱段，他都能声情并茂的演唱，如《夺印》中魏荣元的《黑渔嘴》唱段；马泰的《水乡三月风光好》等唱段，他唱得有板有眼韵味十足，很受大家的赞赏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和弟弟曾到北京制药厂大礼堂，观看由中国评剧院著名评剧表演艺术

家李梓森，给二厂评剧团辅导、彩排评剧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在戏中马玉海扮演猎户老常。导演李梓森一遍一遍地细抠演员踩准锣鼓点上场亮相的细节，马玉海认真反复表演，直到导演满意为止。在朝外南下坡地区，能登台演唱评剧的人是屈指可数的。骑跑车去东北大连等地游览。马玉海从小喜爱体育活动，经常在于崇福大哥家门口的摔跤场，参加摔跤活动。退休后他喜欢赛车项目，每年他都要穿戴好“行头”，与朋友一起从北京出发，骑着跑车到东北大连等地游览。凭着他坚强的毅力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往返数百公里，他乐在其中。参与骑车运动，在朝外南下坡地区，马玉海称得上是第一人。文革期间挺身而出，保护南下坡清真寺功不可没。文革期间，为防止红卫兵冲击南下坡清真寺，马玉林、马玉海、脱继华等二十多人，自发的组织起来，保护具有400年历史的清真古寺。他们在清真寺日夜轮流值班，阻止红卫兵进入古寺，有效地保护了礼拜大殿、南北讲堂等历史建筑，维护了南下坡清真寺的完整性，历史贡献功不可没。马玉海是个热心的人，同时也是懂得感恩的人。对亲朋好友



对他家的帮助，他总是心存感恩之情。他曾跟我说：“我父亲去世时，马柱伯（指笔者的父亲）帮助料理的后事。马柱伯不仅帮助洗埋体（遗体），而且到坟地埋体。马柱伯下埋体，动作特别麻利。马柱伯人品特别好，从来都是义务服务，不收别人一分钱。”他也是个肯帮助别人的人。笔者曾看到，他的同事马文玉、杨永生去世，邻居王连玉的岳母去世，马玉海跑前跑后帮忙料理后事。今年65岁的金启增说：“二哥人特别直爽，每次我们碰见总得聊半天，真没想到他走的这么快。”67岁的安福来说：“我小时候，常和二哥在虎记坟地空场上练习摔跤，二哥人正直，正义感特强，我们彼此无话不谈。”原朝外地区管片民警、年近八旬的马治安老人说：“马玉海人品不错，在朝外地区人缘特别好。”愿马玉海天堂有位。